

太平洋問題

中央電訊社叢書之六



中央電訊社叢書之六
太平洋問題

實價銀三角

編者	中央電訊社調查處
出版者	中央電訊社
發行所	中央電訊社發行所
印刷者	南京中央文仿宋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卷 首 語

太平洋問題在目前也可以說就是日美問題。美國由於英國在歐對德作戰的失敗與遠東霸權的動搖，汲汲於兩洋政策的擴張，所以連續發出干涉遠東的事情，這種挑戰姿態，隨歐洲形勢的擴展而擴大，同時對於日本要求改變以往的國際侵略態度，美國亦毫不加以反省，日美之間在目前尚難尋覓共通的解決途徑，太平洋問題也因爲日美之間不能調和，波浪更掀動起來了。

華府會議以來，英美列強對於遠東以及太平洋，不顧太平洋形勢的變遷，還是拘泥於舊秩序的維持，雖然歷次尋求解決途徑，終難打開僵局，未來發展，頗堪注目。

本書關於太平洋之外交軍事經濟等一般問題及日本美國蘇聯等有關各國之形勢，儘量搜羅，將來新增材料，當陸續編刊，提供讀者的參考。

太平洋問題要目

卷首語

太平洋之外交問題

日美關係之對立

日本之太平洋政策

美國之太平洋政策

各方對日態度

海軍界之表示

羅斯福之門羅主義

太平洋會議之主張

太平洋島嶼之租借

反對緬滇滇路封鎖

撤退遠東僑民

上海駐軍未撤

對美輿論一斑

太平洋之軍事問題

美國之擴軍及增防

英美澳之聯防

傳說之英美海軍密約

擴大禁運政策

戰事前途蠡測

各方觀察戰爭難免

日美戰爭之地理形勢

日本之海軍現勢及戰略

美國對太平洋之戰略

兩國實力之檢討

關島設防

美加聯防

租用新加坡

防衛菲列濱

防禦夏威夷

太平洋之經濟問題

美國在太平洋之利益

美國對日之禁運

太平洋問題與蘇聯

太平洋之外交問題

日美關係之對立

日美兩國之外交關係，在過去一年中，雖經調整，然局面依然對立，茲將兩方要員所發表之談話及報紙輿論摘錄一斑，以爲明證。

須磨談話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須磨，於二十九年十月八日接見新聞訪員時，有問東京或華盛頓有無具體要略，以爲調整美、日兩國間關係之基礎，發言人答稱：『日美處現勢中，實無調整關係之餘地，尤其因美國堅主旨先解決兩國間之諸懸案也。』

加藤談話

日本特使加藤外松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間抵滬時，曾向日記者發表談話，略謂：『日美談話原爲茫無頭緒之事，現正在發展之中，美對日情感甚惡，談話殊感困難，如欲打破困難，雙方須出以至誠，並須互相協調。余奉命來此，苟臨時無特殊事故，談話必當開始。此項談話，以東京爲中心，斟酌各地情形，依據平行的或全面的方向而進行，非由于一人擔當也。』

日報論調

東京「讀賣新聞」云：『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九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夫蘭美國外交事務

協會演說時，曾有一言曰，遠東無一問題，不能藉談判而和平解決。此種言論之情緒，足為支配日、美調整關係談判之基本精神。此種情緒，而可保日人尊重美國在華之利益，及重行開放揚子江下游。蓋日人實圖與美國輯睦邦交也。美國握權者，對於日本和緩之建議向不予以注意，今其中之一忽發此言論，實令人不得不為驚異也。吾人今仍準備已往不咎，而請羅斯福總統重行考慮其對日態度。」云云

又日本「都新聞」著論聲稱：日美關係目前非為衝突，而為敵對，再進數步，極有引起嚴重結果之可能。倘美國欲以武力挫折日本，日本當歡迎美國搏賽。日本斷不懼美國之挑釁。吾人雖不喜該項觀念，倘美國向吾人挑戰，吾人亦無法避免。美國企圖保證在華局勢之先例，等子向日本挑戰。

享曉談話 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民主黨代表享曉於二十九年九月間發表談話云：『美國與日本之關係，或將近於決裂，若一旦情勢果趨嚴重，我人當孤立以應付之。徵諸種種事實以及國際情勢，我政府之活動等，我人與日本發生裂痕，或在所難免。然將來一旦果陷於決裂，則我人孤立應付，實為必需，最後情勢如何，尚不能於最短期內，得見分曉，縱經過一悠久之困局後，雙方亦不見有何利益。總之，此一問題，要視雙方如何取決，是否有代價為斷也。』

日本之太平洋政策

日本之太平洋政策，於日本前東方會領袖中野正剛氏之談話中覘之，其詞云：「倘使美國企圖干預太平洋，日本必須以軍事手段報復之，再美國如不允汽油及廢鐵輸日，日本必須使荷屬東印度恢復為一亞洲國家，並統制其資源，而由該地獲得汽油之接濟，日本不僅在該處，且預在東亞其他部份，採取有效之手段，以建立大

亞洲之新秩序，此項工作，須以接收天津及上海兩租界開始，並須要求英國撤退香港，英美兩國似在幕後談判，利用在大亞洲圈內之海軍根據地，倘若此項計劃之行將實現，有較明白之暗示，則日本必須先聲奪人，佔取有軍事重要之各地點，如德國之佔領斯堪的那維亞各港，實爲一絕大之冒險，但幸有此一着，始能在軍事上佔取優勢，日本海軍之準備，豈非以能在西太平洋中對抗英美聯合艦隊爲目的乎，目前英艦隊正忙於保衛英國各島，而美海軍或被派遣其一部分艦隊至大西洋，以援助英國，此種局勢，日本海軍對之復有何懼，日本必須不希冀軸心方面之奧援，而允依賴自己力量，以建立大東亞之新秩序，換言之：日本必須以三國公約爲基礎，開始向創造大亞洲共榮圈之途徑邁進，倘使美國加倍努力，將經濟壓力加諸日本，有阻撓日本對此事之努力，則日本必須統制大亞洲經濟圈之貿易，以爲報復，如美國不允以汽油廢鐵輸至日本，吾人應自馬來半島及荷印獲得汽油，禁止將銻及汽油輸往美洲，美國若訴諸武力，吾人必須在西太平洋中應付此項攻擊，吾人必須以經濟壓迫對付經濟壓迫以軍事壓迫對付軍事壓迫，吾人對於荷印談判供給汽油之成功，切勿自滿，自稱對於荷印有宗主權之荷蘭政府，現爲倫敦之通逃客，英資本家之工具，此項英資本家均與美資本家互相合作，並各得本國政府支持，日本必須恢復荷印爲一亞洲國家，並獲得其資源之控制權，查三國公約之第三條，規定三國同意，在其中任何一國遭受現在未參加歐戰或中日戰事之任何國家攻擊時，彼此互相作一經濟政治及軍事上之援助。據報載消息：德政府觀察家皆信該公約已對於第三國家之似將加入戰爭，彼此互相作一經濟政治及軍事上之援助，加以強有力之限制，惟該約特別規定對於蘇聯與三簽字國之關係，並無影響，德方人士又以爲現在美國不能對德宣戰，因若如此，美國必須準備在太平洋對付日本也。德方此種意見，實完全確實無誤，在另一方面，美國關於中國或南海問題，亦極難向日本挑戰，因軸心國將在大西洋中與日合作，故軸心國與日本之責任，係屬相互的，吾人有須勿忘者，即一國既與其他國家締結公約，自不能希望其立即達到目的，惟在履行由該約所引起之責任時，則必須專心努力，以達到其自己之觀念，根據此項公約，德義須承認及尊重日本對於建立大東亞

新秩序所處之領導地位，但彼等並無擴展其助力於此部分世界，代日本獲取其所欲之責任，德義在歐洲不能希冀獲得日本之援手，其情形亦然，日本必須於明白握住該約所包含之性質後，付諸實行。近衛首相爲現代日本最特出之人物，其所擬各項計畫，立意均極高超，東亞新秩序新體制及大東亞共榮圈諸種概念，皆爲其所擬具，目前新體制已將近完成，日本國民應將近衛之其他各種概念付諸實施，吾人必須準備英美或將有之敵對行爲，因日本已締結三國公約，並將若干方面仍以爲吾人將圖與英美修好之不合理意見予以消除，現時吾人與德義兩國之關係，已置於堅固基礎之上矣」

美國之太平洋政策

美國「外交季刊」，曾載有「美國的太平洋政策」一文，其詞如下：「太平洋在世界五大洋中範圍最大。自東至西最廣處幾達一萬哩，南北最廣處約七千哩。面積約佔六千八百萬方哩，約佔地球全部海面之半。其間有三處英國屬地即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有美國等十二個共和國；有構成日本四千零七十二個火山島嶼；還有中國，菲律賓羣島，荷屬東印度羣島。沿北太平洋邊緣，蘇聯與美國相隔不及六十哩，它是財貨和商業的一個龐大倉庫，是各種貿易必經的要道，是在國策方面扮演諸般冒險的劇場，也是未來糾紛的焦點。

美國對於遠東和太平洋問題的態度，是給三種鮮明政策所支配的。三種政策就是：（一）一八九九年海約翰所宣佈的開放門戶政策。這個政策最簡單的界說就是，凡願與中國貿易的各國人民，一律享受機會均等。（二）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根據海軍條約，主要海軍各國同意維持某種海軍比率。美國並在四強公約中應許不變更西太平洋的防區和軍事根據地的現狀，同時日本也在九國公約中應允尊重中國領土完整

。這種條約雖早給日本破壞了，但美國依然是信守不渝的。（三）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這種政策是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滿洲以後宣佈的，會聲明任何狀態，條約或協定，凡違反非戰公約條文，美國概不承認。

每一國家都有五種境界。第一，在本國內的，是地理的邊界。其次，與地理邊界同其廣闊或超過地理邊界的，依照該國的面積與力量，成為軍事的邊界，也就是藉着海陸空軍的力量用以防衛的邊界。其三，是經濟的邊界。例如，美國經濟的邊界當然包括巴西的咖啡和波里維亞的錫。第四，是外交界的邊界，大抵在保護地理邊界以外的本國利益，或應付該項利益所可遭遇的任何危險。第五，是道德的邊界，可以「開放門戶」這類詞令來說明。

各方對日態度

▲當局表示

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於二十九年六月間，向記者發表談話，略謂：美國常願與任何各國改善關係，但以美國對他國政策為依據，美國與日本時常舉行關於中國問題之談話，例如保護美國僑民利益，但並未開始特別新談話，吾人時常希望改善日美關係，倘美國捲入歐戰漩渦，很明顯的願安定太平洋局勢。

美赫爾國務卿，於二十九年九月六日會見新聞記者時，言及法越問題，美國政府對其事狀推移，有重

大之關心，暗中發出因事態之動向，美國之對輿論，受得極為不幸影響之警告，同時明示美國之對上海B警備地區，應由美國派遣軍管轄之意見。此項聲明，為唆示美國政府之急激，強化對日態度。

羅斯福於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召開白宮會議，因荷屬東印度最近之發展，已引起總統之注意。羅斯福並接見非官方之人員，汎美航空公司經理華德納氏於向報界表示渠認為荷印局勢極為嚴重後，曾由總統召見，據華德納氏稱：「日本對荷印之企求及其新秩序之計劃，已造成局勢之絕對嚴重。渠認為美國之採堅定立場，可對抗太平洋之戰事。」

華盛頓方面報紙，對於赫爾宣布美國願維持太平

洋之現局，有所討論，華盛頓星期報稱：「日本真正目的，乃欲控制法屬越南及荷屬東印度，大約其目的尚不止此，日本之抱此態度，無疑的乃因相信納粹勝利，美國無能力所致，」紐約通報稱，俟全國能推算之日既屆，日本將見其所處之地位甚足自憂。」基督教科學報載：「英國駐美大使洛齊安勳爵，此番返倫敦述職，攜有美國白宮及國務部雙方之保證，美國絕不敷衍或慰藉日本，設若遠東情勢益見嚴重，美國對日將施行禁運貨物之新令，以示抵制。」

△國會主張

美國國會於二十九年一月八日午時召集，民主黨議員將在參眾兩院領導，有俟一九一一年日美商約於一月二十六日滿期後，提出對日實施禁止軍火及原料輸入之可能。

共和黨眾議員亞力山大，曾表示：美國須對日實施強硬壓力，強迫日本停止對華侵略；倘因實施強硬壓力，以致引起日美戰爭，亦所不辭。亞力山大與民主黨參議員許威倫巴赫為國會中著名之反日健將，彼

等聲稱：即使日本同意保障美國在遠東之利益，美國仍須對日實施壓力，以停止日本之侵略，彼等二人所抱立場，為無論日本對待美國在華利益若何，美國須因日本侵略中國，對日實施報復行動。該項觀念，與代表官方意見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所宣布者，極端相反，畢德門主張懲罰日本，強迫日本承認美國在遠東之利益。亞力山大則謂：秋間，渠與西中部各州民衆討論日本局勢時，發現彼等極力贊成對日實施懲罰辦法。美國人民感情，並不基于商務問題，但基于日軍侵略中國。彼謂吾人目前遭遇兩種危險路線。吾人對遠東不能採用袖手旁觀政策，吾人不能因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而允許日本完成侵略中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以及非列濱。第二種路線為採取嚴厲態度對付日本，實施對日禁止軍火及原料輸日，不必計及與日交戰之險。此二種路線，對於最近將來，雖較第一種袖手旁觀政策，更為危險，然以遠東眼光論之，反較妥善，否則，余信吾人將在太平洋遭遇一個強有力人力及物質之勁敵。日本，蘇聯及德國，雖未聯盟，然有同一目標。故吾人必須視各該國為

吾人勁敵。至於許威倫巴赫氏聲稱：渠將請求國會俟一九一一年日美商約于一月二十六日滿期後立即通過渠所提議對日禁止軍火及原料輸日決議，彼謂「余本不贊成一般所抱商約能阻止宣布對日禁運之意見，但因政府方面覺有先行宣布廢止商約之必要，故余同意靜候六月，余不信爲強迫日本予吾國在華及遠東讓步而始行考慮禁運。余意，倘日本繼續侵犯吾國已簽字之九國公約，吾人態度仍當繼續如前。余之決議，懲罰侵犯九國公約之任何國家，及阻止美國人民幫助日本繼續侵略吾人按照條約必須尊重之中國領土」。美國西岸各州人民，一致希望美國須痛斥日本侵華行動，并懲罰日本。

國會於二月間研究日美關係問題。同時參院外委會小組委員會亦企圖獲得關於英日在遠東方面協定之事實。民主黨參議員格萊脫昨宣稱：美國之所以未在遠東實施中立法。係因英日協定之存在。所謂英日協定規定：苟日方不侵犯英國之產業，英國准許日方在華採取自由行動。此種辦法，可使英國全力注視歐洲問題。一部份參議員稱：英日協定果有存在，則美國

決不退出遠東。彼等指出美國如因實施中立法而欲爲遠東，則除英國勢力範圍各點外，日本必將爲所欲爲。

▲一般意見

美國亞洲艦隊前任司令雅納爾中將返國之後，即被推舉爲「不援助日本侵略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發表告國人書，籲請美國人民設法阻止將軍火運往日本，并勸國人捐款，以便加緊提倡「與日本不合作運動」，其言有曰：一切經濟援助，凡足以助長日本之舉動者，務當有以制止之。

上海金融家沙遜爵士，在舊金山發表談話稱：美日商約廢止之後，已使美國對日獲有一強有力之武器，日本究以何種方法復活被廢之商約甚難預測，雖虛張聲勢，但美國實處於必勝之地，非日本之虛張聲勢所能嚇倒者，此點日本之商人亦十分明瞭。

美國參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華爾許，在參議院會場發表文告，攻擊日本最近向國際聯盟會報告時，「未將日本委任統治各島之適當事實包括于報告內」。

渠譏刺日方承認已在日本與沙本島及帛琉島間經營商業航空綫，并痛斥日本拒絕通過委任統治島之權利。

前駐法美大使蒲立特，向有總統耳目之稱，在芝加哥以若干之權力，發表明白無隱之言論。在芝加哥對外交評議會演說，謂如任令軸心國勝利，則美國將在兩大洋應付敵國，美國宜增多出產，以備戰為根據，佈置國防，蒲氏言及英國人民，謂男女老幼現遭轟炸，但使人類增其光榮之壯烈精神忍受痛苦，英飛機雖不若敵方之衆，然仍奮勇作戰，以保護其本國並保護吾人。蒲氏繼言及德義日盟約，指此為對華宣戰之新奇的但已延緩的行動，謂美國為自衛心所衝動，了解在有強盛友邦奮鬥以保持世界秩序時，孤立固無不可，但在一國為敵國包圍時，則孤立適為毀滅之初步，吾人不知何時日本始將發作其對華宣戰之新奇的但已延緩的行動，但柏林近所成立之盟約，已予吾人以德義日三國希圖進攻美國之警告矣。歐洲前事已示吾人以對獨裁者從事緩靖，實屬無益之教訓，我對之讓步，我方弛備，彼則又施打擊，英、法、奧、捷、比、荷、丹麥等緩靖政策之效果，吾人已目觀之矣，

莫可緩靖者，吾人固不能緩靖之也，吾人有信不助英國，便可得德義之寵者乎？吾人有謂美國應與德義談判，以毀滅英帝國者乎？吾人有信美國不應繼續資助中國者乎？吾人皆知決不能向納粹黨，法西斯黨或日本軍閥談緩靖，吾人知他國前已為之，吾人不欲再蹈其覆轍云。

紐約共和黨眾議員兼外交委員會議員費虛，對赫爾反對日本進入越南之聲明，間接表示贊美。謂此項聲明之內容及含意，甚為和平。而其他議員則認此項聲明意義深遠。加里福尼亞民主黨眾議員伊薩克謂：「此顯然對日本之警告」。

▲赫爾聲明

美國於九月五日公開照會日本，謂華盛頓對於日本在遠東之一切行動，凡足以影響安南及東印度者，均將予以嚴密注意。同時國務卿赫爾透露，美國對日人接收在滬英軍防區，仍站立於其拒絕承認之立場。赫爾云：「美日關於上開問題之協商，現仍在繼續中，惟迄今尚未達於成立何種協定之境地耳」。

海軍界之表示

美退休之海軍少將史蒂林，曾發表言論，主張美日諒解，其詞云：「予之意旨，以爲維持美之利益，亦若英國之維持其利益，端賴與日本成立友誼之諒解，此種情理，在目下益爲明顯，日本現在對於歐戰，因仍維持其中立，但日本隨時有與軸心國聯合之可能，日本苟與軸心國聯合，則於英美自屬不利矣。此一問題，並非對日妥協之問題，吾人若一察事實，便明其故。日外相於其向世界之演說中，曾說明美國所面臨之情勢，日外相已稱，日本爲東亞之主腦，並稱，日本之見解，與軸心國家所見相同，即新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此種秩序之中，世界主要地理區域內之強大軍力國家，將統制其範圍內之小國，就予所知，日本此項計劃，即係該國意圖成爲東亞及太平洋鄰近區域之霸主，世界此一部分，設日本能妥善從事其遠大計劃，將於經濟上，完全改造，而在政治上及軍事上，亦將多少發生改變，結果或組成一各部人民共同合作之聯合體，屆時日本或將爲極大之軍備國家，而阻止任何他國之侵犯，並將使東亞成爲一亞洲人之東亞，設吾人閱看地圖，顯然日本之計劃，不免使此項流行東亞凡百餘年之整個經濟及政治狀況發生改變，所謂改變，即係英法在東亞之勢力，必須破產，而美國在世界此一部分之地位，爲謀和平起見，亦必大受限制，而降至吾人不能向日本挑戰之限度，英法兩國目下所遭遇之問題，已較吾人所遭遇者更爲嚴重，美國應開始與日本談判基本條約，以代替去年一月業經廢止之條約，並須設法使日、美關係入於正常，須知德國侵英，一旦獲勝，則吾人所有之陸海空軍力，將用以應付來自歐洲之威脅矣，若吾人能誠意做法，則美國之臨太平洋一面，當可保持安甯」。

海軍部長諾克斯，在招待報界時宣稱：「目下在太平洋之美國艦隊，新添船員四千二百人，將從速發揮其能力，又海軍當局爲整備艦隊起見，刻正督促建造補助艦艇卅一艘，記者叩以「一般傳說美政府恐懼在今後二週內，日美或將發生戰爭，未識海長以爲若何？」諾克斯當即答曰「否」。並稱：「此種傳說，任何人亦不能

置信」。

羅斯福之門羅主義

美總統羅斯福，祕書歐萊，於七月六日，突向新聞記者發出歐亞應適用門羅主義，以此爲成立關於處置戰敗國領土事的協定之工具，歐萊自謂渠轉述總統意見。按歐萊此項言論，係在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討論美德爲門羅主義釋義互換牒文事之後而發表者。據歐萊稱：總統以爲歐亞美各國，應各自在其自己範圍內集議，自行解決領土問題，而非許戰勝國擅自決定，歐萊擁護赫爾所發美國應繼續實施門羅主義之宣言，謂德國如要求法英荷在西半球所有之領土，則美國不擬作接收此項領土之努力，但將邀請美洲各國決定應否將此領土置於代管制度下，直至可交還原主時而後已。歐萊又謂：總統聲明美國毫無干涉與歐洲或亞洲調整有關的土地問題之意，美政府所欲見者，亦其認爲所應有者，即歐亞門羅主義之實施，與西半球對於此主義之解釋與實施相吻合是已。試舉例言之，關於法屬越南事，美國以爲亞洲全體各國，應會商而獲一決定，歐亞爭執由歐亞諸國自解決之。而屬於德國所征服諸國之島嶼與其他領土在西半球之內者，其處置與管理問題，則由美洲諸國解決之。

日方見解

日本方面對於羅斯福之新門羅主義見解，譯述如下：

(一)美國之新門羅主義，不外爲一種積極推行遠東政策之方略。換言之：即美國干涉東亞問題，意圖破壞日本現在努力建設之『東亞新秩序』，其實體乃

爲一種帝國主義，且亦爲侵略主義也。

此次中日事變爆發，當時英美法如何籌劃阻止日本在華之軍事行動，爲衆所周知，其最顯著之問題，厥爲大規模之造艦計劃，彼等曾以巨艦大砲主義，牽制日本在華政策，而在『華盛頓會議』實現此事，今又欲作此好夢重溫。

某軍事評論家曾謂：「一九一四年大戰前，英國

海上權力支配世界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其後世界中心遂移至太平洋，以美國海上權力，操縱全世界，時代爲之一新。事實上支配十九世紀後半世政治家腦海者，即爲「太平洋時代將來臨」之一語。能獨霸太平洋如有雄顧次時代之資格，由此意義視之，此次歐戰，結局爲英德對抗爭霸，英德無論何方得勝，直接與太平洋無關係，太平洋之新秩序應作爲另一問題，而處理之。

前次歐洲大戰，美國毅然參加協約國作戰，此次大戰，則取消極之態度，反而對遠東事態，則有積極干涉之意向，此乃美國對於太平洋之新情勢抱有勃勃野心所使然，其動態殊不可輕視。

美國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關於龐大海軍擴充計劃，糾正向來之紙上空談，改爲現實之造艦計劃，此種意圖，著爲應付歐戰之顯著進展，固不待言；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之籌算緊急國防費，誠爲其熱烈意圖之一種佐證，蓋美國此次在太平洋急於完成其戰略與配備之態度，爲前所未見者也。

按門羅主義爲美國建國以來之國策，美國向來在

太平洋之外交問題

美洲兩大洲，推行此國策，加速汎美主義之策謀，同時對於遠東，強制施行干涉與壓迫之帝國主義政策，此乃歷史上明顯之事實，美國之太平洋政策，換言之，可謂一種遠東侵略主義也。

支援美國國策之海軍，與此遠東侵略主義不無關係，固無庸贅述。當美作戰部長斯達克說明，曾於六月成立之第三次文生造艦案時，雖以確保和平，維持中立等爲其理由，然謂：「大西洋艦隊與太平洋艦隊海軍二分主義，吾人難以贊成，此何故乎？蓋若將海軍分爲二部，則美海軍在太平洋上，不能與日本海軍對抗」云云。

事實上觀其造艦方針……艦型武裝……作戰諸準備，則美國之目的，在於日本毫無疑義，於是產生美國海軍所謂渡洋進攻作戰。

柏爾利曾主張「美國應在太平洋上建造貯炭所之連鎖」，威爾遜亦謂：「美國已無再考慮門羅主義之必要，爲擁護美國起見，若能巧妙運用門羅主義，則可不問其爲矛盾與否」云云。羅斯福大總統即爲其標準實踐者，綜合以上各點，目下之國際動向，泰半受